



據三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五葉半補二十六字無字改七字
恒謹訪言殷樹署為字不成 四月十六日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戊辰五月初言下卷

風聲愈惡為之罷飯

據明孔天胤刊無注本校戊辰九月十一日晨起霜根學人錄記

另據上行三十一字宋本校二頁更領中書
以下名作更不作更館同

宋本構圖未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季振宜朱文 執言朱文 汪印 吳讀書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五

起闕逢執徐二月盡旃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
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
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

大元七十七

贊於倫翻子應

按是時凡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遼人南寇了無閑山塘灤之阻其兵可以徑造河上故不得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不緣河為備也

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

主之從弟也幾居豈翻從才用翻鄆音運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揮

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

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

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

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春秋時戚

屬衛地河上邑也東坡指掌圖以為衛之戚今在博州界按是時晉與契丹相拒於澶衛之間此戚城當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

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

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幾居衣翻戊申李

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

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艘蘇遭翻晉

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

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

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楊光遠之援絕矣復扶又翻辛亥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

丹之境定難軍夏州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

行入契丹境難乃旦翻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

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
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恚於所得民皆殺之得軍

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

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石贊

時屯麻家口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

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鄆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樂平

離太原二百餘里耳帝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細聲

女樂欲其不聞於外也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

笛和戶翻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

詔不許居喪而納叔母尚何責乎聽樂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

李瓊出兵擊敗之揚光遠自青州歷淄州而圍棣州敗徒賣翻光遠燒營走

還青州還從宣翻又如字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

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階城義軍指揮使

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鄉導以取階成

鄉讀曰向階成二州名甲子蜀人攻階州契丹偽棄元城去

伏精騎於古頓丘城頓丘漢古縣爾雅丘一成曰頓丘後移治所於陰安城唐頓丘

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勝津併頓丘縣徙焉頓丘凡三徙矣古城蓋陰安城也

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契丹欲

俟其合而邀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

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餓疲趙延

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也即就四合攻之奪其浮梁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則天下

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

澶州城北宋白曰契丹時駐兵澶州鐵丘陳讀曰陣下同東西橫掩城之兩

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

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

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

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見上卷上年今

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

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

兩軍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

里之外不敢逼城而營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

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校戶教翻木書者書之於木以

契為信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漢主命中書令

都元帥越王引昌謁烈宗陵於海曲劉龍興舉大號追尊其兄隱為烈

宗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

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廣古

曠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

刺史尹居璠璠音煩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閣門

使連重遇既弒康宗見二百八十二年常懼國人之討

大三百三十九 通鑑二百八十四 子系

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
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
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
因舉酒屬一人易以豉翻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
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
之寵欲弑曦而立其子亞澄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
福八年閩王之永隆四
年也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公柰何會
時封閩王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
宸馬步使錢達弑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
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朝直遙翻閩主王璘舉大
號追尊其父審知曰太祖

昭武皇帝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

者立之

更工
行翻

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

被皮
義翻

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

帥讀
曰率

文進自稱閩主悉

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

延喜
閩主

之弟也少詩照
翻長知兩翻

葬閩主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

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搃六軍禮部尚書

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

欲奔
王延

政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

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

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

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

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

也宋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王升為同安縣積章忍翻丁亥

詔太原恒安兵各還本鎮契丹已退故也辛卯馬全節攻

契丹泰州拔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至晉開運

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泰州

勅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秦州兵

救階州出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敗補賣翻漢以戶部

侍郎陳倓同平章事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

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寇掠緣河之民自備兵械各隨其

鄉團結為社以自保衛契丹陷德州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已酉命歸德節度

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

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

平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惡烏路翻帝

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引牽也牽

發其罪猶人收捲衣物於懷袖間從而牽出之然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

西京留守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為西京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

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檄豎

得權則驕溢使氣失權則鬱鬱不得志乃其常也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

危遂日夜縱酒苟取朝夕之樂朝廷因契丹入寇國

大三〇三通鑑二百八十五

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

以授之示使專斷此以威脅使者多從吏卒携鎖

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

為姦復扶又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此括率合景延

廣率三十七萬景延廣增率十留守判官盧億言於

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

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

乎累力延廣慙而止史言景延廣差先是詔以楊光

遠叛命兗州脩守備青兗鄰鎮故命之泰寧節度使

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堞達率民財以實私藏藏徂

同下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

審信不在不在者適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

其數史言晉之藩鎮利國戊寅命侍衛馬步軍都

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

青州李守貞蓋代安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

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

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堂陽縣屬冀州宋

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陽敗補賣翻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

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

不聊生異時契丹入汴武定軍曷嘗丁亥鄴都留

大二十九

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督

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奔城而遁也於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間多水灤故趙延照阻以為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唐主欲討朱文進弒

君之會天暑疾疫而止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

其刺史劉翰淄州楊光遠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

相馮道自唐潞王之時已正拜三公晉依違兩可無

所操決此馮道保身固位之術一或謂帝曰馮道承

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言禪以靜寂為

宗僧以慈悲不殺為教為禪僧者第能機辯無窮而不能應物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癸卯以道為匡國

節度使兼侍中出馮道鎮同州將別命相也乙巳漢主幽齊王弼弼于私第

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請罷馮道請用桑維

翰蓋出一人之口前史謂維翰情人以言於帝通鑑皆曰或者疑其辭丙午復置樞密院罷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

福高祖天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

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治直滑州河決浸汴

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

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瀾漫環梁山而合于汶單音善濮音卜環音宦汶音問詔

大發數道丁夫塞之塞昔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

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

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已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初高

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事見二百八十八卷由是府

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為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鎮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

折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為刺史契丹欲盡徙河西之

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

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

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歐史曰折

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甲子復置翰林學士廢翰林學士見

二百八十二年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為兵部侍

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

誥武強徐台符武強縣屬深州九城禮部郎中李澣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為學士溫叟岳之子也劉岳

見二百五十五卷唐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改元天運

已丑以太子太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 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

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

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

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摠宿衛兵天福初桑維翰至秉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出景延廣朝直遙翻至

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

大二百七十一

通鑑二百八十一

為十五人按薛史載十三節度鄆州張從恩充馬步
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都排陣使徐州趙在禮充
都虞候晉州安叔干充左廂排陣使前充帥安審信
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卿
充馬軍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
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王廷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
陝州宋彥筠充右廂前金帥田武充步軍
左廂排陣使右廂武統軍潘環充右廂
時人服其
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
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詔禁直學士者以詔旨詔之也禁直學士學士之入直禁
也地者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忘巫放翻實以朔方重地
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比毗至翻受代亦須奇才
受當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
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

孰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

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是少之史稱桑維翰之長而併及其短所以明是非示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勸警翻五懈翻眦士懈翻少詩照翻

兵山東太原以河北之地為山東帝初詔劉知遠皆自土門出恒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

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

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言若有分為天子何不速為之怒之之辭也分扶問翻

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

預知遠亦自知見踈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

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

門門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風俗尚武士多戰

北有鴈門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

大三冊二通靈三百八十一

馬此所謂恃險與馬也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

也王于况翻何憂乎 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

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

知閩國事 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割天

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唐置

定遠軍於濠州通鑑書於天福八年三月元宗即位之後見上卷

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置清淮軍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求

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為清淮節度

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

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劉信事吳揚氏四世有戰功九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

國六年置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樂壽縣屬

深州宋分屬瀛州九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 殷主延

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唐永泰二年分

侯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

按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

福州侯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灘溪險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投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畧使唐脩忠招諭其人因以各縣此源先號尤溪因盧進以兵

名古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

二千屯長溪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

縣本漢閩縣地唐置温麻縣以縣界温麻溪為各天寶九年改為長溪縣泉州散負指揮

使桃林留從效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留從效所居之地散昔宜翻謂同列

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

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

王克福州殷主延政本封富沙王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

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

從效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

頗朱文進時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

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踊躍操白

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處昌呂翻操七刀翻挺大鼎翻從效持州

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

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唐長安四年分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泉州

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

已誅朱福州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謂殷主延政當嗣有閩國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眾

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

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

將程謨聞之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殺刺史程

大...通... 州三百六十里鄰郡也

餘卷上行廿一
字本亦作五據注
知相氏未見此本
二案以本亦

文緯亡當作立筆誤

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

延政之從子也

從才用翻

朱文進之滅王氏

事見上

二人

以踈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稹上忍翻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癸丑大梁

出命之日也命未達而文進誅矣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

是年五月李守貞圍

州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遥

誓首於契丹

稽音啓

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

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

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

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即汾陽縣之

天池時屬嵐州靜樂縣界沈持林翻

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

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

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

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

聞五百里

福州至泉州不及四百里史家張大以言其聲勢耳將即亮翻

殷主延政

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

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

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

艦戶黯翻艘踈刀翻

朱文進遣子弟為

質於吳越以求救

質音致

初唐翰林待詔臧循

盛唐之時有翰

林待詔以處伎藝云之人

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

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賈音古為文于偽翻文徽

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

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行下孟翻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

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

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

一百三十里建陽縣之南聞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

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

陽臧循屯邵武邵武亦本漢治縣之地吳於此立昭武鎮晉平吳更昭武鎮曰邵武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北鄉也孫策置南平

縣吳景帝三年置昭武縣

晉太康三年改為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

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

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

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拉盧合翻丙戌

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弃疾以不忍棄父

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臣之變審義

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也若楊承勳兄

弟出於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以希苟活晉朝以

不殺降為說於理且未安又從而錄用 殷吳成義

之宜異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 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

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

準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

閩所置官蓋亦侍衛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

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

重遇第帥讀曰率被皮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

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刺七斬

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

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

成義入城函一首送建州契丹復大舉入寇復扶

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復以趙延壽為軍鋒契丹前

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契丹前鋒已至

邢州恒州信使路絕故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將即

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

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

鄴都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鎮契丹主以大兵

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恒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八里朝廷憚契丹

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恐懼無復部伍

恟許拱翻復委弃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

整比毗至翻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還

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

大... 通... 王... 玉...

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

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

兵趣邢州皇甫遇奉詔自滑州進兵趣七喻翻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

掠殆盡入鄴都境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

翻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

於相州安陽水之南陳讀曰陣相息亮翻皇甫遇與濮州刺史

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又丑廉翻至鄴縣鄴

古縣唐屬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所隋

文輔政尉遲迴舉兵既討平之乃焚鄴城徙其居人

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所隋煬帝於鄴

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

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都則今

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

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都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

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都境者

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

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陳

日陣下同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因

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復扶

父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

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還從宣

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

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恠覘兵不還安審琦曰

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卒子有一

仲美

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

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眾猥至猥雜也雜然

多不可勝計也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

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

甫太師按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

謂不復論其品秩就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

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知援兵來遇等乃得還與

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

也與劉知遠同母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契丹亦引

軍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

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邯鄲縣屬磁州在州

屬恒州宋端拱二年以鼓城隸祁州在州是夕張從

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

旬萬一人往告吾虛實虜悉眾圍我死無日矣不

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

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

之時復扶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

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紛人無固志五百弊

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

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

猶南向而不去陳讀

日陣下同彦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約束者申契丹不

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踰水環相州而

南帥讀曰率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

壽等至湯陰聞之湯陰本漢蕩陰後并入安陽唐武

年改爲湯陰屬相州九德四年分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

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

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

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

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

勝州遂攻朔州勝州折從遠守府州命領鎮武節度使

契丹乘勢併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

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

十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

部分諸將爲行計分扶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

夏籍諸州鄉兵爲武定軍更工行翻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

降者言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種章大舉徑襲

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

大梁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

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殷主

州故以福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

之林仁翰至福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閩

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

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福州侍衛之外有

領之或曰兩軍謂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審

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已卯馬全節

等諸軍以次北上上時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

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挑徒勝了翻之猶有後患况不勝

乎契丹自恒州還還從宣翻以羸兵驅牛羊羸倫過

祁州城下以誘城中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斌悲契

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還從宣翻趙延壽知城

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在字之下延壽語

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語牛倨翻擇禍

言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言趙延

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

並為俘虜也趙延壽聞斌言尚欲復求帝乎陷身事

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父母之邦帥讀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

矢盡寧為國家死耳折而設翻終不効公所為明日

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

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

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惡烏路翻帝

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

王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戶部尚

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馮玉以后兄進故旨由中

階信彦韜少事閻寶少詩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

祖自太原南下留彦韜侍帝為腹心高祖留帝守太

卷天福元年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

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

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去音

翻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為文宗言之李彦韜

史引肇當右武之世張其氣而奮其舌以其人品夫

何足責然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唐查文徽表求

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

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

監工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九域志

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

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為場

蓋宋方置縣也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

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敵逼思恭以

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

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

深侵陛下寢不交睫睫即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

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楊思恭急於破敵以為功不知一跌

而危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閩

者揚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閩者不在此戰而在於得楊剥皮之名延政大懼嬰城自

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

要害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澶州本治頓徙澶州於德勝并頓丘徙焉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未固也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

者以為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

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

樂之民以實之樂音洛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

從指揮使王潮兄弟本光州人乘唐末之亂割據閩中其後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於浮光者從才用翻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

州閩主延政以為將是時王延政國號殷及朱文進弒曦事見去年

三月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

福清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曆

元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縣朱梁改永昌縣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為福

清浦城人陳繼珣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為唐興天寶元年更

名浦城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亦叛閩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拓浦故曰浦城

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為于曦以為著作

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繼昌闇弱嗜酒

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說

內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

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見事

紀唐况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

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

義考異曰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四月殺繼昌今從十國紀年仁達欲自立

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雪峯

州侯官縣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重直龍翻

戈音真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為帝考異曰閩錄

錄江南錄作巖明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薛史

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儼明按啓運圖巖明

本名偃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巖明今從之江南錄云

繼昌為禪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諷立

巖明為主今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去羌呂翻衲奴

從十國紀年將吏北面拜之帥讀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

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

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

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

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晉姓也以甲寅取滿

城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泰州治滿城是時泰州

猶治清苑宋白曰滿城本漢北平縣後魏置永樂

縣天寶元年改蒲城縣獲契丹酋長沒刺酋慈秋翻長知及其

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

主還至虎北口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

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記云自檀州北

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

亦名虎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復扶約八萬餘騎

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

午契丹至泰州巳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

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

望都縣東逕陽城縣散為澤渚世謂之陽城澗陽

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

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

出為白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

城縣南六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

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

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壬戌晉軍結陳而南陳

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陣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

人馬饑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考異曰漢高祖

晉少帝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

斷糧道重直龍翻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折而

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

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太奚車中沈括曰奚

陸種斲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輜車之制如中國

後廣前殺而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

長載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

寸其乘車駕之以馳上施幌惟富者加氈幟文繡之

小三〇四十五
通鑑二百八十四
飾蜀本奚車
之上無大字
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

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

擊晉軍契丹謂精騎為鐵鷄謂其身被鐵甲而又順

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呼火曰都

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

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

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

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

令公善守禦杜威時帶中書令故稱之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

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

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

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

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

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矢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短兵

薄戰則逆風而勝者多矣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

束菴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

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

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

貞曰且曳隊往來乎曳讀為拽音羊列翻直前奮擊以勝為度

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鞞苦貢翻馬勒也宜長驅取

勝百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契丹大敗而

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復扶

又翻下同皆委奔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上時掌翻

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

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

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

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言逢賊被劫而幸不死而更從賊求衣囊

則必將怒而殺之索山客翻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

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還從宣翻乃退

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

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

秦州隸定州隸定州義武軍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

還大梁是年正月下詔親征二月至澶州今諸軍以勝歸故復還大梁已丑復以

鄴都為天雄軍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魏州為東京與唐府罷天雄節鎮三年罷東京以為鄴都晉興因之改興唐府為廣晉府今復為天雄軍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

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

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

諸法事而已噴蘇困翻含水而噴之為又遣使迎其

噴蘇困翻噴作諸佛事以為厭勝

父於莆田

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

一百六 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

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

繼珣曰從千容翻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

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

而與人殺之非信也王繼昌閩主延政從子也從才用翻屬者與建兵

戰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

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沈持林翻死有餘愧

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

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

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大赦 順

國節度使杜威父鎮恒州高祖天福七年杜威始鎮恒州見二百八十三卷恒

戶登性貪殘自恃貴戚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多不法每以

備邊為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藏祖浪翻富室有珍貨

或名姝駿馬皆虜取之姝遠須翻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

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

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

之無意邀取陴頻眉翻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

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暴骨如莽

左傳語如莽者如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暴步卜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

為眾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

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

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離力智翻居常憑恃勲勳邀求姑

息及疆場多事場音亦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

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

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復扶又翻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

異志言其無它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長知兩翻公勿

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杜威不可

去而桑維翰求去晉殆矣復扶又翻丙辰威至大梁 丁巳李仁達大

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

殺巖明刺七亦翻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

居巖明之坐坐祖卧翻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

號是年南唐保大年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

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引

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賜名引義齒於諸子之列引義又遣使

修好於吳越為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好呼到翻已未杜威獻部

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蜀二

十萬束云皆在本道言皆在恒州也使誠有之皆唐取於民倉皇離鎮不可運而實

獻私家故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

請以為衛隊而稟賜皆仰縣官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姦

所以成恒州中渡之變復扶又文忠翻稟筆錦翻給也仰牛向翻威又令公主白帝求

天雄節鉞帝許之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泉州兵董

思安王忠順所將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稹止忍翻

執其將時厚卿六月癸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敗補賣翻

契丹連歲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中國疲於奔命

左傳申公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疲於奔命而死奔命者邊境有急奔而赴救邊民塗

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

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

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

漢地不能居也後卒如述律后之言萬一蹉跌蹉七何翻悔何

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人寢不安席

而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

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

契丹以紓國患復扶又翻紓音舒緩也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

奉官開封軍將開封府之軍將也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

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

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

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

矣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厭兵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

叛是年正月閩主發福州兵赴建州以拒唐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

另校十一行二十一字本中同

二人益還從宣翻隘烏戒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

邊鎬拔鐔州鐔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查文

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偽為于洪饒撫信之民尤

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

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

因毒殺之希範忌希杲事始一百一十據明孔天胤刊本校

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六起旃蒙大荒落八月盡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

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兵於隘還從宣翻隘鳥戒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

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鐔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查文

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

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偽為于洪饒撫信之民尤

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

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

因毒殺之希範忌希杲事始一百一十卷高祖天福元年據明孔天胤刊本校

據三行二十四字本校十五葉補三字去三字改十四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〇識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六起旃蒙大荒落八月盡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

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陽城之捷見上卷上年夫

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滅虢之兆也方城之勝破

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摧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

丹折翅北歸蓄憤愈甚為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為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也四方貢獻

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

之及近朝謂近世如梁如唐也朝直遙翻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

數百期年乃成期讀日其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

鄉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澶州之戰也事見上卷戰士重傷者賞

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稱尺正翻往往賜束

帛萬錢錦袍銀帶唐制帛以十端為束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

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缺古尤翻缺望怨望也曾

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

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

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

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竇廣德有賢行漢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私不敢相也馮

玉何人斯晉出帝昌言於朝以昭親任之意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此謂乎王秉勢弄權

四方賂遺輻輳其門遺唯季翻由是朝政益壞史言晉仁

直遙唐兵圍建州既久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始見上卷建人離

心或謂董思安謂誨語寧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

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

更名帶江寧府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閩自唐末王潮得福

職至延政而亡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奔泉州史言泉州二將事閩

主有始終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

歛楊思恭重歛事見二百八十八卷天福八年歛力贍翻爭伐木開道以迎之

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

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漢主殺韶王引雅引雅漢主弟也九月許文稹以汀州

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荀子有言兼并易也

堅疑之難唐能取閩不能終有閩也為閩人叛唐張本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

使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恒州事恒戶登翻會乏軍儲詔欽祚

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恒州欽祚舉籍以

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為之

召欽祚還杜威恒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獻之外亦括克軍民所積者耳舉

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貴近第能虐貧仍下以供調度國非其國矣為于偽翻還從宣翻仍

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

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節度

使張彥澤戍恒州 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

何昌延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弒其兄引度而自立事見二百八十三卷今又殺四人

以除其偏少詩照翻以左僕射王翽嘗與高祖謀立引昌事見二百

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出為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洹陽縣之

主劉龔分洹陽縣置英州九域未至賜死內外皆懼

不自保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於陳州 唐元敬

宋太后殂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

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楊思恭厚欽也以白勝節度使王崇

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撫寧荒

當爾自蓋公授此法於曹參參以相齊又初高麗王

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彊大事見二百八十一卷高祖天福元年麗力之翻因

胡僧襍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為契丹

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為

仇襍囉復言之襍囉望發翻羅魯何翻復扶又翻帝欲使高麗擾契丹

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

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

人郭仁遇使其國使疎論指使擊契丹畏契丹知之

以詔指諭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羸者襍囉之言

特建為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為敵宋白曰晉天福

羅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

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襍囉曰勃海

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契丹所虜吾欲為朝廷攻而

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迴為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

之機羅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襍囉復奏

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

通鑑二百二十五

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
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襍囉之言皆建虛誕耳
仁遇還還從武更以它故為解為說以乙卯吳越

王引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已未誅內牙上統軍使

明州刺史闕璠璠音昭達建徽之孫也杜建徽佐吳

功與璠皆好貨好呼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

得侍引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

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

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

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眾呂翻復蒲昭

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

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

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闕璠明州人

也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

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復

又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

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下戶

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闕杜

之黨凡權倖與已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

之側目為引佐誅昭悅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

贛故獨存之胡進思獨存所以昭悅收仁俊故吏慎

通鑑二百二十五

温其慎姓也古有慎到温其名也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拷音

音温其堅守不屈引佐嘉之擢為國官國官吳越國

自藩府吏職擢為國官温其衢州人也十二月乙丑加吳越

王引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辛未以前中書舍人

廣魯駿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唐改魏州為興唐

府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

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遺惟季翻初帝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

見上會正旦謂今年正月朔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

僕入宮起居太后女僕即女奴也唐人謂參因問皇

弟睿近讀書否睿即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帝聞之以告馮玉玉

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帝固已忌重睿因桑維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不可破矣李守貞素惡維翰惡烏路翻馮玉李

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

而易制易以豉翻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開

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

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亦所以遠猜嫌也復或扶又翻朝直遙翻

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

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猥雜也

玉曰恐其反耳言所以不授維翰大鎮者恐其阻兵而反曰儒生安能反

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此指維翰贊成晉祖晉陽舉兵之謀楚

通鑑二百八十五

湘陰處士戴偃

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淳化四年以湘陰縣隸潭

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

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唐齊

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

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

厭於葉翻伏也又於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

以為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

齊丘隱青陽見二百八十八

三卷天福八年

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

預政事

奉朝會請召而已

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

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

多樹朋黨

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惟世宦則練習吏事懦怯少斷則亦因練習之久而巧於避就

者然也若馮延巳所為廼少年書生之常態多大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已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

也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

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

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

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

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

左右讀為

佐佑幾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

居豈翻

不復預朝廷事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續可求之子也

嚴可求徐温之謀主也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晉昌節度

使兼侍中趙在禮晉以京兆府更歷十鎮趙在禮起

於鄴都徙義成不行後歷橫海泰寧匡所至貪暴家

貲為諸帥之最類翻帝利其富三月庚申為皇子鎮

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為于偽翻鎮寧軍在禮自費

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

祖諸孫帝養以為子 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

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好呼弘義以泉州故隸威

武軍怒其抗禮王繼勳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

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初

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

州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故諸部不敢為

寇及將罷鎮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温代暉鎮

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昔周之封衛疆以

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地近戎羌胡怨怒

為寇鈔鈔楚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

殺令温弟令周戊午令温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

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

以使君賞罰不當當丁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

省昔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見上卷上年代領軍府事

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為泉

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為留從效遣唐戍將

歸張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

文稹為蘄州刺史稹止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

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

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妖於

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

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各方諫也考異曰及弟

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

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崇信釋氏而學其學

能結趺端坐如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曰滋薛史曰宋

其尼枯骨赴京焚會晉與契丹絕好好呼北邊賦役

於北郊妖徒遂息到翻北邊賦役

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

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帥讀

頗獲蓄兵牛馬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眾久之

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

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

鈔掠鈔楚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

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邊境之上女姦

特孫方簡唐人所謂兩面也降時河北大饑民餓死

者所在以萬數充鄆滄貝之間盜賊逢蠶起吏不能禁

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

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

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為孫方簡乘中國無

主契丹北歸入據定州張本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

胡心市馬暮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

州陝先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

廷之意悔離靈武離力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

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

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

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奔之

晉復置後周改為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五百里按

薛史天福四年五月勅靈州方渠鎮宜升為威州割寧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為環州顯德四年

降通遠軍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

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

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蒯人李殷充步軍

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蒯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

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

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視

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

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為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初唐人

既克建州去年八月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

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引義說式芮翻必令入朝宋齊丘薦

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引義唐主乃拜引義母妻

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

引義金帛欲啖李引義以引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

倨待之踈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為陳覺興兵攻福州喪敗而還

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

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南相去四十里廣古曠翻有

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

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

以厚利朝直遙翻啖徒濫翻涖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

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遺惟季翻處昌呂翻思歸中

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

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晉人自此隋主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八

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此戰國時燕所築長

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

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鬪

里斬其酋帥解里酋慈秋翻解戶買翻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

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還從 帝既與契丹

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好呼到翻宴賜

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澶時又與張從恩戍滑州

屬歲大熱屬之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

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吐谷渾部落既

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帥讀契丹用為雲

州觀察使以誘承福誘音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

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

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去羌呂翻威勸知遠誅之收其

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

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

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

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

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連

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

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儔其部落散居蔚州

界互為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為

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賜其額為寧朔奉化

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各紹魯其畜

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朝

廷常存恤之潞王清泰三年白可久為寧朔奉化留

後始見於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

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為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讌會皆命列坐於動臣之次至開運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眾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道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宗統其餘屬

翻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

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

趣讀曰促劉

知遠上表論救

慕容彥超劉知遠之上時掌翻

李崧曰如彥

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

安甲戌赦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唐陳覺自福

州還至劍州

劍州即殷主王延政所置之鐔州也南唐既克建州分延平建浦富沙三縣置

有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

恥無功

引義入朝而

不能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引義入朝

侍衛官在人主左右直衛

者也猶盛唐之侍官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

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引義

趣七延魯先遺引義書

遺惟

諭以禍福引義復書請

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覺

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劍州至福州

皆大江也故土人亦謂之為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

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傅城下傳音不可中止當發

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閩及候官二縣皆治福州

郭下此戰於候官縣界也敗補賣翻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引義出

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求安

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

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引義固守第

二城第二重城也

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張洎曰自威州抵靈

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輝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

珣聚米圖經曰監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

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糗糧已盡糗去翻拓拔彥超

眾數萬為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陳讀曰軍中陣下同

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

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饑渴陽許和

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

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

陳以待我嚴陳者嚴兵整陳也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

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

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

敗馮暉圈養拓拔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知其

故而懷怨暉去鎮而彥超得出彥超既得出而暉

復來出押之虎苟可以肆反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

戰而尅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行於朔方矣帥讀曰

率明日暉入靈州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

遠敗之於陽武谷敗補斬首七千級漢劉思潮等

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戮漢

主引度者也殺劉思潮等見去年特進鄧仲遺之漢紀按路振九國志陳道庠

父璫與鄧仲有舊故然道庠問其故仲曰憨獠遺惟季翻憨呼談翻癡此書有

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仲

李引義自稱威武留後更名引達奉表請命于晉

李引義本名仁達引義者唐甲午以引達為威武節

所賜名也既叛唐遂更其名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

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敗補辛丑福州

排陳使馬捷陳讀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

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引達退保

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唐兵所據引達更名達引達

達以吳越王各上從引避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

越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好呼屢以珍玩為獻求

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丙辰河

大言八十一

通鑑三百八十五

十四

信

決澶州臨黃

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有衛宣公新臺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

臨黃入觀城縣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

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

遺惟季翻 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陷蕃記

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模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為刺史模翰乃戍將耳今從

記 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

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

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

瀛莫二州晉割屬地契丹在瓦橋關南

遠阻水不能救也繼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

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

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

先是趙延

壽亦詐通款

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

貞數將兵過廣晉

先昔薦翻數所角翻過音戈魏州廣晉府

杜威厚待之

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

朝帝勞之曰

勞力到翻 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

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

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

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

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

謂尚公主也

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

位兼將相謂居大鎮兼中書令未厭

未滿所欲也慊慊亦不滿意慊苦篋翻

豈可復假以兵權

復扶必若有

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杜威之心迹雖不從

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為

兵馬都監監古衙翻秦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

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

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

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

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

廂都指揮使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

仍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黠下先取瀛莫安

定關南次復幽燕邊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王者除

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談何容易晉

城之捷有輕視契丹之心兵驕者敗自古而然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

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

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

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

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

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

使者至錢塘乞師之使錢吳越王引佐召諸將謀之

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

當救水丘復姓也何氏姓死云漢有司引佐曰脣亡

大三月二十七日 通鑑卷一百八十五

齒寒古語多有之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

之諸君但樂飽身安坐邪樂音洛壬午遣統軍張筠趙

承恭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吳越救福州自務安衢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

州之平陽度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時劍建已為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温先是募兵

久無應者引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

日應募者雲集引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

悅以用兵事讓之程昭悅時為引佐所寵任引佐命

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

倡之子也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三卷梁太祖開平三年引佐議鑄鐵錢以

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引億諫曰鑄鐵錢有

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舊錢謂銅錢可用

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

西貢音古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鐳釜野有鐻犁犯

法必多三也鐳楚耕翻鐻戶花翻鐻釜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

足為法四也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二年及上卷元年國用幸豐而

自示空乏五也言鄰國聞之必將以為鑄鐵錢祿賜有常而無

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厭於鹽翻法變而弊不可遽

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引佐乃止杜威

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李守貞引兵會杜威威

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公主者杜威妻宋國長公主帝之姑也曰今深

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杜威之計即趙德鈞

請併范延光軍之計也德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而宿衛空

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已亥杜

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

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

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

東城等數縣請降東城漢東州縣隋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縣為東城

鎮屬河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還從已酉

吳越兵至福州自曾浦南潛入州城曾浦福州之入就

此置魚因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

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

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

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留從效起於泉州斬

黃紹頗破李引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恃建州先登之功故皆屈強不用命屈強其

兩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

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

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判省事者判

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言昌業

聞未及數年而府庫之積已耗其半其能久乎言不能以支久也史言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恒州七喻翻杜威

恒州七喻翻杜威

恒州七喻翻杜威

恒州七喻翻杜威

等至武強九域志武強縣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武強六國時武隧地屬趙故城在今縣

東北三十里是為漢武強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強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為晉武強縣高齊移

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理是也聞之將自具翼而南彰德節度使張

彥澤時在恒州去年九月遣張彥澤以備契丹恒戶登翻引兵會之言契

丹可破之狀威等復趣恒州復扶又翻趣七喻翻以彥澤為前鋒考

異曰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邪律氏請為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公濬沱水西援常山

及至真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眾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虜按

彥澤與威若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甲寅威等至

中度橋濬沱水逕恒州東南恒州之人各隨便為津渡之所此為中度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

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帥讀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

契丹夾濬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

恐晉軍急渡濬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知晉軍不敢戰也蜀

施州刺史田行臯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自李守貞

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

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磁壙之翻說式陶翻今

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

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其下撐開為三足以

實水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精士斫虜營而入表

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羸倫為翻並步浪翻斷音短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怙懼翰等至

欒城怙許勇翻舊唐書地理志曰欒城縣漢常山郡之開縣也後魏於開縣古城置欒城縣屬趙州唐屬恒州九域志欒城縣在恒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欒城金人改趙州為沃州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奔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契丹后族皆以蕭為氏歐史曰翰契丹之

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既入汴將北歸以為宣武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十二月丁巳朔

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

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高行周符彥卿一時名將也滑澶及河陽

河津之要也使晉主能用李穀之言安得有張彥澤輕騎入汴之禍乎走馬上之急報也宋自寶元康定以前凡邊鎮率有走馬承上之官已未帝始聞大軍從才用翻澶時連翻上時兩翻

屯中度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已未大梁始聞之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為兵

可知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自古以來重戰輕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人不不足以增大軍

之勢而重閉

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

詣軍前

五十萬合東石之數言之

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

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

從才用翻

祚等還

還從宣翻

為契丹所獲

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通時宿衛兵皆在行

營人心懍懍

懍力錦翻

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

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

見賢遍翻

帝方在苑中調鷹

調鷹者調

習之也使馴狎而附人

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

執政謂馮玉李彦韜等

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與食矣

言晉必亡宗廟不祀

蓋晉氏之亡不獨桑維翰知之通國之人皆知之

帝欲自將北征李彦韜諫

而止將即時符亮翻彦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

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以彦

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

形勢

史言三將戍河津雖張形勢而兵力甚弱

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

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

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

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

帥讀曰威許諾率下同

遣清與宋彦筠俱

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

之威不許彦筠為契丹所敗

敗補責翻

浮水抵岸得免清

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

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

將即亮翻

坐觀吾輩

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

士衆盡死李穀爲杜威畫計而不行猶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王清力戰而不救則其欲

賣國以圖己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洛州人也

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環音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

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

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

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

降計趙延壽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壽其隋主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

天意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

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唯于威遣閤門使高勳齎

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

於外陳讀曰陣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

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

振原野史言晉軍之心皆不欲降契丹迫於其帥而從之耳威守貞仍於衆中

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

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

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

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彼其心知晉

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將以華人爲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

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衣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於既翻

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

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

降之契丹以勝勢脅降代州而太原不為之動以劉知遠郭威在也九域志恒州西北至代州三百

四十里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先悉

璘離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

為此人所拒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

州誘諭其眾誘音西眾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史言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

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

度使麻答為安國節度使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

刺歸梁死於汴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

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

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中國將相宜用中國

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

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使契丹主用張礪言事未

可知引兵自邢相而南契丹之兵依山南下杜威將

降兵以從從才用翻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

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

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

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

傅住兒為都監監古街翻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

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

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復扶又翻下同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

帶趙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為平棘謂從者曰吾不

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從才用翻張

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澶孟有戍兵故從白馬津度壬

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

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

距洛陽一千二百里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聞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未

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

之不能遏帥讀曰率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會要曰明德門大梁皇城

南門薛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大寧宮門為明德門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

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

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五代會要

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為寬仁門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

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

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

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

大三十七小四十四通鑑二百八十五二十五

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

出迎國寶即高祖天福三年所太后亦上表稱新婦

李氏妾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傳佳兒入宣契丹主

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

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

之復扶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

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

至天街宮城正南門外之都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

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揖赴侍衛司示將囚

澤處侍衛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李崧官

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踞坐

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

鎮授以兵權謂高祖時朝野皆請誅張彥澤自涇州

復領彰國節度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

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

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

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

方止都城為之一空為于偽翻彥澤所居山積自謂

有功於契丹張彥澤自以疾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

騎從常數百人從才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

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

即驅出斷其腰領瞋昌真翻豎而主翻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斷之即腰斬也此

蓋五代代軍中虐帥相仍為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引肇掌兵有抵罪者引肇以

三指示吏即腰斬之正此類也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

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

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

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壽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

請死李濤請殺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高祖天福七年彥澤欣然接之謂

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

年之懼也邇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

酒飲之飲於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者回之族禁翻

氣固自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

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

從從才見者流涕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

天乎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

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遺唯

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

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

守門者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氏音支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

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上時掌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

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來

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

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為路人雖惆悵亦何及矣

丑鳩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

亡國之臣其識正如此耳復扶又翻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

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詭言立載之去

詭苦候翻又許是夕彥澤殺桑維翰考異曰薛史

侯翻詈力智翻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我主到則顯彰已過欲殺

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帝之

命今不取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

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

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瀆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

彥卿所敗詰之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彥卿曰臣當

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

之符彥卿言直契丹主無以罪也為于偽翻已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

宣翻又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

使汝有噉飯之所噉徒濫翻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

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追都回翻其文不

與前史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李心傳曰

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爾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

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

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
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
官井中復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
然則魏氏何不實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
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
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
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
皇帝壽昌本書與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甚誤
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
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
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
晉璽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求求救於郗恢併獻玉
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
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比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
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
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
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
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
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宇文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又謂
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

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没于耶律女真
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
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
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
所刻蓋指敬瑄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
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祗死當作舟閔死李心傳之說
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
有司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注于後詰其吉翻
奏項王從珂自焚事見二百八十年舊傳國寶不知
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事見二百八十年羣
臣備知臣今日焉敢鑿寶乃止馮於帝聞契丹主將
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
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攬迎於郊外
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

非受降也亦不許江翻戶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

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有司欲備法駕迎契

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擐音太常儀衛未

暇施也皆却之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先是契丹主

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

伏不料其遽見捕也先昔薦往見契丹主於封丘九域

北六十里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

也十萬橫磨劔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

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景延廣記其所言以

三卷天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

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迎契

也封禪寺在

大梁城東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據十三行二十四字宋本校十五葉補二十六字去二字改十三字

恒貞新讓慎躬培畧驚奇為字不成四月十七日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〇識之戊辰五月初四日式之

據明孔天胤刊無注校戊辰九月十二日燈下茗以移

方始十一行三十一字宋本校切白



